

文言词汇语法及教学

陈迪明 编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文言词汇语法及教学

陈迪明 编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1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25 印张 114,090 字

1980 年 12 月第 1 版 198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700 册

书号 9111·42 定价 0.40 元

前 言

语文是一门工具课，中学文言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使他们经过一定时间的学习之后，能够在课外阅读一些跟他们的文化水平相适应的文言作品，或者为将来学习和研究古籍打下必要的基础。为此，中学的文言课教学，就得要求语文教师在正确讲授课文的思想内容的前提下，把着重点放在语言教学上面。整个文言课程教学质量的高低，主要不是看学生获得了多少关于古代文学的作者和作品的知识，而是看他们阅读文言文的能力是否有显著的进步，是否达到教学大纲规定的水平。因此，语文教师要提高文言课的教学质量，不但须要比较全面地系统地掌握文言词汇语法的基础知识，并且能够把这些知识充分应用到备课、讲课和指导学生进行练习等教学实践中去。本书就是为了适应教师们这方面的需要而编写的。

本书以介绍基础知识为主，尽可能兼顾教学参考的需要，因此在内容和体例方面，同单纯讲述词汇语法基础知识的读物略有区别。比如说，用来引证的例子，就极少从古书中比较艰深的章句里去征引，中学课文里有的，就尽量选用。对教师备课、讲课和拟定习题时需要参考和利用的材料，引用的数量就更多一些，例如，在词汇部分的“一词多义”、“同义词”、“古今词义的变迁”三节里，我们就从课本里引用了较多的词，并逐一加以辨析或解释。在语法部分，

我们除了讲述基础知识外，对于一些常见的文言句式和结构也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而这些分析，大多是由于考虑到教学参考的需要而写的。例如，“名词活用”、“使动和意动”、“‘所’字结构”等节内容，都是这样写的。这几个问题，据我们所知，有些教师觉得不大好理解，在教学上不大好处理。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对一些词汇、语法现象的古今异同问题和文白对译问题作必要的说明，这些问题，也和文言教学有密切的关系。

本书在词汇部分和语法部分的后面，分别附加了一节，专门谈谈怎样指导学生进行课本里有关文言词汇和语法方面的练习的问题，并对其中难度较大的习题作了一些分析，供教师们研究和处理这些练习时参考。本书正文部分有些不可能谈得太具体的问题，在这里也可以得到补充说明。

本书的例句，选自课本的，出处一律照录课文篇名；选自课本外的，就写出原书名和篇名（如：《左传·隐公五年》、《诗经·邶风·柏舟》），或作者姓名、篇名（如：韩愈《张中丞传后序》）。还有一些例句，是从课本练习中的短文里选来的，如果短文已加名目的，就照录（如：《晏子使楚》、《伤仲永》）；如果未加的，就按短文内容给加上（如：《王小波、李顺起义》、《孙臧列传》）。所引例句，若原句较长，没有必要全引的，就在适当地方截断，并加句号；若省去的是原句当中的一截，就用省略号表示。这样使用标点，纯粹为了引例尽量求简。

笔者水平不高，教学经验有限，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陈迪明

一九八〇年六月
于广州市教师进修学院

目 录

词 汇	1
一、字和词	1
二、单音词和复音词	3
三、双声迭韵词和迭音词	9
四、字义和词义	18
五、一词多义	17
六、同义词	25
七、词义和典故	39
八、古今词义的变迁	43
九、字典和注释的利用	49

【附】关于中学文言文课词汇练习的

指导问题	64
------------	----

语 法	74
一、古今汉语语法异同概说	74
二、名词用法的特点	76
三、使动、意动、被动和连动	84
四、省略和兼代	96
五、前置和后置	106
六、“者”字结构和“所”字结构	114
七、语气	123
八、几种常见的复句	142

【附】关于中学文言文课语法练习的

指导问题	152
------------	-----

词 汇

一、字 和 词

字是书写的单位，以笔画为形体；词是语言的单位，以语音为外壳。口里说的词，在书面上是用字来表示的。如果汉语里每一个词，都是用一个字写出来的，是一个单位对一个单位的话，那么，字和词就完全一致了。在这种情况下，讲词汇的时候谈字和词的关系，也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可是，我们的汉字，从古到今，都不是只用一个字来写语言里的每一个词的。在文言作品里，一个词只用一个字来表示的情况，比现代汉语要多得多，可是，用两个字以至三个字来表示的还是不少的。所以，字和词的关系，也就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了。在这种情况下，讲解词汇时就有必要先交代一下字和词的关系问题。而且，弄清这个问题，对于词汇教学也有实际的意义。因为，按照中学语文课本的要求，教师要帮助学生注意辨字辨词，了解词的古今变化，学会利用字义去理解词义等，也都涉及到字和词的关系问题。

字和词的关系问题，要从形体和意义两个方面去了解。在汉语的书面语言里，一个词，不论在什么场合，都是一个独立的意义单位，而字呢，可就得看具体情况了。一个字，

有时候是一个独立的意义单位，有时候就不是。例如“跳”字，在“跳往助之”（《愚公移山》）这句话里，它是跳跃的意思，是一个独立的意义单位。从文字的角度看，它是一个字；从语言的角度看，它是一个词。字和词的关系，在此是完全一致的。可是，在“因跳踉大嚼”（《黔之驴》）这句话里，“跳”是“跳踉”这个双音词的一部分，只是一个半独立的意义单位，它是一个字，但不能又同时是一个词了。至于“踉”，则是一个连一点意义也没有的字，只是作为“跳踉”这个双音词中一个纯粹的音节而存在罢了。在这种情况下，字和词就不一致了。

从上面的分析看来，字和词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单音词上，字和词是一致的；在复音词上，字和词是不一致的。

在文言里，字和词的关系问题要比现代汉语复杂一些，因为在文言里，复音词中的每一个单字，又可以用为一个独立的意义单位，即用为一个单音词的机会比现代汉语要多得多。例如“颜色”里的“颜”和“色”，“崎岖”里的“崎”，这三个字在文言里都可以作单音词使用，而在现代汉语里，只有“色”字还可以，“颜”字作单音词用的机会极少，“崎”字则任何时候都只能是一个字，不能又是一个词。对于今天使用的“颜”、“崎”那样的字，我们辨析的时候，一般是不会发生字词难分的麻烦的。

古人对字和词的区别和两者的关系是了解的。在汉代的字典《说文解字》里，有些只能用为双音词的一个书写单位而不能单独用的字，该书解释这些字时，就只是举出包含这个字的双音词来，而没有对这个字的本身作出解释（如“峨：嵯峨也”），这就等于告诉我们，这个字跟别的字合成一个词

时才有意义，分开来就是个没有意义的字。又如上面举过的“跳踉”这个词，在《庄子·秋水》里写作“跳梁”，唐人成玄英在他的疏解里把“跳梁”解作“跳踉”，这其实也是把“跳梁”作为一个整体的词来理解。如果说，用“跳踉”释“跳梁”，是一字对一字，那么，以“跳”释“跳”，岂不是开玩笑？以“踉”释“梁”，而“踉”、“梁”两字的意义又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可见“跳梁”或“跳踉”，合起来是一个词，分开来是两个字。字和词的关系很密切，但不能混为一谈。古代的字典和古书的注释对于字词的解说，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字义词义、划分字词的界限都有一定的启发，要善于利用。

不过，古人对于字和词虽然有比较明确的概念，却没有使用不同的术语来分别表示两个不同的概念。古时只用一个“字”字，这个字有时是指文字的字，有时指语言的词，例如管双音词叫“骅字”，《马氏文通》的词类名称叫动字、静字，不叫动词、形容词，直到现在，人们还是常常爱用“虚字”这个传统的字眼儿。古时也常用一个“词”字，但这个术语，古代语文学家只用来指虚词，不指实词，如《说文》注“曰”字是“词也”。“词”同时也写作“辞”，如《诗经·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一句里的“思”，《传》释作“辞也”，《疏》的补充解释是：“不取‘思’为义，故为‘辞也’。”这就是说，“曰”和“思”都是无义助词，属于虚词一类。我们参考古人有关著作时要注意分清“字”、“词”（辞）两个术语的含义，别把它们跟今天的“字”和“词”的概念等同起来。

二、单音词和复音词

什么是词？词是具有意义的（包括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

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的语言单位。这个定义对于古今汉语都是适用的。我们在对一个文言语句进行词义分析和语法分析之前，总得明确其中有多少个是词的单位，是单音词还是复音词。

对于学过现代汉语语法基础知识而又初步具有阅读文言文能力的人来说，把由三个单音词组成的词组当作一个复音词的情形是很少的，多数的差错是把一个其实是词素的单字误认为单音词，或者把一个复音词分割成两三个单音词，或者把由两个单音词组成的词组当作复音词看。文言文尚古崇简，又加上注重语句的音节调协和韵律和谐，一个复音词在特定的语句中往往可以拆开来使用，因而影响了复音词的稳定性。因此辨认文言语句里的“词”这个单位，要比辨认现代汉语里的困难得多。

对一个文言的语言单位，分析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词，是单音词还是复音词的时候，我们除了依据上述的词的定義之外，还得借助于有关的文言词汇知识和语法知识。这里，我们提出辨认文言词这个语言单位时必须注意到的一些要点，供同志们参考。

第一，要仔细观察上下文。例如《新唐书·车服志》“妇人服从夫、子”一句，乍看“服从”似是一个动词，可是再看下文“九品以上，母妻服朱衣”，就知道“服从”是说的妇人服装依照其丈夫或儿子的官阶品级而定的意思，“服”和“从”是两个单音词。

第二，要看清语句的结构。例如《廉颇蔺相如列传》里“谁可使者”和“引赵使者蔺相如”两句话，前一句“谁”和“可使”是主谓关系，“者”字是表示疑问的句末语气词，全句由四个单音词组成，“使者”并不是一个词，而后一句的“使者”却是个

常见的名词，在句中充当“引”的宾语。

第三，要弄清词语的意义。例如“更衣”，如果作换衣服解，是两个词，可是在《赤壁之战》“权起更衣”这句话里，“更衣”是如厕的委婉语，在文言中经常使用，已凝聚成为一个双音词。“更衣”作为双音词，还有别的意义。又如《琵琶行》诗序中“因为长句”一语，“长句”是一种诗体名称，不是“长的句子”，所以是一个词；“因为”是“因此而写成”的意思，则是两个词了。

第四，要注意避免受现代汉语语感的影响。例如《赤壁之战》里的“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句中“地方”二字，少接触文言的人很容易把这两个字看成是一个双音词，以为意思与今无异，这就是现代汉语语感首先在起作用。其实“地方”在句里是两个词，在文言中虽常连在一起用，但这两个词在结构上是各自独立的，互相间的关系也不密切。“地方数千里”，意思是土地的面积纵横几千里，“方”是修饰数量词“数千里”的，跟“地”没有直接的关系。在《论积贮疏》“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一句里，这个“方”的前面就没有“地”字，但它的意义和上边的“方”是一样的。

第五，要区别词的常态和修辞上的活用。例如“社稷”本两词，因常连用，表示国家的意思，远在先秦时已结合成一个词。但在《庄子·庚桑楚》里，这个双音词却被拆开来用，说成“子胡不相与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大意是：何不奉他为君主，给他建立宗庙社稷呢？）这显然是一种修辞上的活用。明代归有光《畏垒亭记》套用了这句话，改成“谁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社”、“稷”两字还是按其常态合在一起。我们辨认一个语言单位是不是词，应以词的常态为准。

在文言里，单音词和复音词的比重，和现代汉语不一样。在现代汉语里，无论从全部词汇的总数来看，还是从一本书或一篇文章所用的词汇总数来看，复音词的比重都要比单音词大得多，特别是在议论文里。而文言呢，从全部词汇的整体看，复音词同样占大多数，可是，若以个别的著作而论，那么，情况就刚好是反过来，单音词的数量总是占着很大的优势。

从整体看，文言的复音词比单音词多得多，这是完全符合语言中词汇发展的规律的。因为单音词的增加总是有个限度的，为了适应交际的需要，有一部分单音词从单义逐渐发展为多义，可是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复杂化，单音词就不可能承担更多的义项，因为超出限度的多义化势必影响到语言表达的精确性。于是，以单音词为基础的复音词就不断产生出来，此外还有许多并非由单音词复合或派生而成的、而是一开始就用多音节构成的复音词，如联绵词，大多数的人名、地名和术语等就属于这一类。这样发展的结果，复音词必然愈来愈多，这种现象是容易理解的。平常说，文言很早就已经停止发展，变成僵死的语言，这主要是就它的语法结构、基本词汇和一些习惯用语而言的，至于它的整个词汇的消长代谢还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不然，文言这个语言体系，又怎能在几千年的悠久的历史里，被历代用为全国统一的书面交际工具，保存并传播如此丰富的文化成果呢？

然而，在某个具体的文言著作里，尤其是在早期的著作里，单音词却是占很大的优势的。当然，这跟文体或著作的性质也有关系的，如诗词和科技著作里用的复音词，一般地会较多一些。试看下边举的例子就可见一斑（例中凡是词的单位都加上底线，重复出现的只加在第一个上面）：

郑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郑人买履》）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

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琵琶行》）

《郑人买履》一文里，不同的词共四十二个，而复音词只有“郑人”一个。《琵琶行》一段话里，不同的词共四十七个，复音词有十五个，比起前一个例来，复音词当然多了许多，但也不过占百分之三十。这两段文字如果用现代汉语改写，就非得用上更多的复音词（特别是前一段），才能使意思表达明白，语气畅通。

以上举的是短文和片断，若拿整部著作来看，单音词占优势的情形也是一样的。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一书，书后附有一个《论语词典》，共收词一千五百八十多个，其中单音词有一千一百一十多个；兰州大学中文系的《孟子译注》后附《孟子词典》共收词二千三百八十多个，其中单音词有一千六百三十多个。两部书的单音词都是占本书词汇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孟子》一书使用的词比《论语》多了差不多二分之一，可是单音词的比重却几乎相等，看来似乎是巧合，实际上是表明了文言著作里单音词占优势的情况是大同小异的。再拿这两部书里个别词的使用情况来看，也同样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例如，“道路”这个双音词，《论语》使用了一次，《孟子》使用了二次，而它的单音同义词“道”，前者使用了四

次，后者使用了六次。两词同义，而单音的使用频率可比双音的大。这两个词典对于单音词和复音词的划分虽然不一定都很恰当，收词也难免有所遗漏，但总的来说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总之，单音词居多，在文言著作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在分析文言词语结构时就先有了个历史主义的观点。

虽然如此，可不能因此就把一些常见的复音词随便当作是单音词。在文言里，有许多复音词其完整性和稳定性都是毋庸置疑的。比如，名词中的专名，就大多是复音词，在《论语》一书中，人名的复音词就占了全书复音词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在诗词歌赋一类文体内，复音的形容词也是为数不少的。

在文言复音词里，双音词最多，现代汉语也是如此，这是汉语的词的音节结构的一大特点。双音词中有一类叫联绵字的，为数颇多，无论从它们的词义结构和语音结构上看，都是不容分割的双音词。过去有些训诂学家把其中一些词强分为二，并强为之说，是不足为训的。

古人对双音词这种词汇现象，早就已经注意到了。汉朝初年成书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词典《尔雅》，其中就收录了好些双音词。明末朱谋玮编写的《骈雅》，就是一部专门收录古书里的双音词，并多处用双音词来进行注释的双音词典；清人张廷玉编的《骈字类编》也是同样性质的书。两书都用“骈”字为名，“骈”就是“双”的意思。

古代一部分单音词逐步为后代的双音词所取代，变化的情况一是整个换掉，如：“履”——“鞋子”，“必”——“一定”，“无”——“没有”；二是在原词基础上加一个字，如：“市”——“市镇”、“集市”，“僻”——“偏僻”，“驴”——“驴子”。

被取代了的单音词，有的完全或基本上停止使用；有的就缩小了使用范围，如“市”、“无”等。

中学文言课的练习，很重视文白对译，指导学生把文言的单音词译成现代汉语的双音词时，为了译得准确、恰当，要让学生注意两件事：

第一，要注意多义。同一个单音词如果是多义词，用双音词对译时就要注意口径一致。例如“道”，在“道临安、如皋”（《指南录后序》）里，要译作“路经”；在“传道授业解惑”（《师说》）里，要译作“道理”；在“会天大雨，道不通”（《陈涉世家》）里，要译作“道路”；而在“师道之不存也久矣”（《师说》）里，就要译作“风气”或“风尚”。

第二，要注意近义。对同一个单音词，有时可以从几个近义的双音词中选择一个最切当的对译，这就要求译者要细心揣摩所译的那个单音词在语句里的确切含义。例如，“技”这个词，在“技盖至此乎”（《庖丁解牛》）里，就可以译作“技术”，因为分解牛体是一种技术。但是，在“技亦灵怪矣哉”（《核舟记》）里，就以译作“技艺”为当，因为雕刻是一种工艺。

三、双声迭韵词和迭音词

双声迭韵是汉语音节结构上的一大特点。任何一个汉字，在读音上都可分成声母和韵母两个部分（现在的零声母字古代都认为是有声母的）。凡是声母相同的字，都属于双声关系，如“消息”、“对答”、“匍匐”，古代两两都是双声字；凡是韵母（韵腹、韵尾）相同的字，都属迭韵关系，如“窈窕”、“休咎”、“才思”，古代两两都是迭韵字。有许多双声或迭韵的字，在

一定条件下可以组成特定的语义关系，如“消”和“息”、“休”和“咎”是反义关系，“对”和“答”是同义关系，而“窈窕”二字，分则无义，合则成词。字音上的双声迭韵关系和字义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可见有许多双音词是用双声迭韵字组成的这种词汇现象就决非偶然，不是谁有意为之的。从前有一些语文学者探讨字义和语源之间的联系时，就很注意这种双声迭韵的关系，并往往由此而获得合理的解释，因而双声迭韵这一语言现象，对于汉语的文字、词汇、语音等方面的研究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文言词汇里，用双声迭韵方式构成的双音词是不少的。因此，双声迭韵又是文言词构词法中的一种重要构词手段。名词、动词和形容词里都有这样的词，其中又以形容词里的要多一些。辞赋里就用了许许多多希奇古怪的形容词，其中用双声迭韵构成的比比皆是，只不过这样的形容词能普遍使用和沿用下来的很少罢了。下边我们再举出一些双声迭韵的词，这些词在文言里是常见的，而且大多数现在还在使用着的：

双声词——

肺腑 琵琶 秋千 荆棘 鸳鸯 鸿鹄 洞庭

潇湘（以上名词）

流离 祈求 挥霍 邂逅 展转 踌躇 驰骋

沦落（以上动词）

玲珑 崎岖 芬芳 斑駁 泥泞 萧索 掩抑

渺茫（以上形容词）

迭韵词——

人民 角落 灾害 羊肠 玫瑰 芍药 蜻蜓

襄阳（以上名词）

指示 绸缪 沈吟 阑干 招摇 委蛇 商量

徘徊（以上动词）

纷纭 宛转 强梁 笼统 扑朔 迺迺 望洋

局促（以上形容词）

以上各词，词中两字在意义上已凝聚成一整体，而语音上的双声迭韵关系，又更加加强了这种凝聚性，象这样的双声迭韵词，是汉语词汇里十分稳固的双音词，有许多一直沿用至今。这些词，从词素的性质和特点看，有的是由两个意义相关联的词素组成的，如“肺腑”、“潇湘”、“商量”等；有的是由两个同义词素组成的，如“祈求”、“驰骋”、“宛转”等；有的是两个字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词素的，如“望洋”、“邈邈”、“琵琶”、“秋千”、“鸳鸯”、“迺迺”等。最后一类今天管它们叫单纯词，古人管它们叫联绵字，这类双声迭韵词是不能凭每个字的意义去理解整个词的意义的，也就是说，是不容分析或割裂的。例如“望洋”一词，今天在“望洋兴叹”这个古老的成语里仍然可以看见它，但它的含义并不是每个人都了解它。它的意思是抬头远望的样子。可是，这决不是什么“远望海洋”，与此意毫不相干。这个词也可以写作“忙洋”、“望阳”、“望羊”，字面不同，意义完全无别。现在有人仿此语故作什么“望海兴叹”或“望车兴叹”之类，只是一种风趣的说法，借“望……兴叹”三字开玩笑罢了。又如“笼统”，也可以写成“笼侗”、“侗侗”，道理也一样。不管怎么写法，这类词的双声迭韵性质不变，词义不变。

语音是有发展变化的，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彼此的双声迭韵词也不尽相同。例如“阑干”一词，现在用普通话念还是迭韵的，而用广州话念就不那么调谐了；相反，“局促”一词，用现在广州话念依旧迭韵，而用普通话念就差远了。至

于“匍匐”，就不论普通话也好，广州话也好，念起来都不成其为双声了，原来两字的声母都是浊音的P，到隋唐时已分化为重唇音和轻唇音，现在则一个念P，一个念f了。所以，辨认文言里的双声迭韵词，必须以该词出现和使用时的语音系统为依据，不能据今臆断。判断的办法，可查有关韵书，最简单的办法是查查《辞源》、《辞海》或《康熙字典》里关于该词两字的反切和所属韵类，如果反切上字是同样的字或同一类的字，就是双声，所属韵类相同或相近，就是迭韵。

迭音词是指的两字重迭而构成的双音词，是联绵词中的另一类，古代迭音词几乎都是形容词和象声词。曹操的《短歌行》里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和“明明如月”的句子，“青青”形容学子的衣服颜色，“悠悠”形容思念之情，“明明”形容月色，都是迭音形容词。《诗经》里的“关关雎鸠”、“呦呦鹿鸣”、“坎坎伐檀兮”等句，所用迭音词都是摹拟其物的声音，是象声词。迭音词古人叫做“重言”，即两字相重的意思，诗歌里最多见，尤其是民歌，《诗经》里就有不少。《古诗十九首》世传为汉初之作，接近民歌风格，其中《青青河畔草》一章，开头一连六句，就句句用了迭音词：“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中学语文课本里选的《木兰诗》有“唧唧”、“溅溅”、“啾啾”、“霍霍”几个象声词，《阿房宫赋》里有“溶溶”、“融融”、“凄凄”、“荧荧”、“扰扰”、“辘辘”、“磷磷”等等，《琵琶行》里也有好几个。可见迭音词在文言里用得相当多，在文言词汇里有一定的地位。

古代迭音词的特点是两字不可分割，两音只有一义，也就是说，是个单纯词。古人也是这样看的，如《诗经·桃夭》里“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两句，《传》的解释是“夭夭，其